

# 花儿

## 如今这样红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哈自家……”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北甘青宁3省份的民歌“花儿”因其独特的风韵独树一帜。

“花儿”产生于明代初年，是我国西北甘青宁三省份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民歌艺术，因歌词中把女性比喻为花朵而得名“花儿”。2006年，“花儿”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一些年轻歌者的加入和新媒体平台的推广，“花儿”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涌现出一批精心打造的经典作品，为“花儿”创新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

### “花儿”声声永流传

“抗疫的战士们上前线，只为了万众的平安，白天黑夜的他们不得闲，打完了疫苗做核酸，进村入户做宣传，科学防疫是关键……”一曲由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松鸣岩花儿”州级传承人马永虎改编的防疫“花儿”小调在快手和微信视频号广为流传。

“听到‘花儿’唱出了我们的生活，很有共鸣，听完就忍不住想分享。”临夏州康乐县“花儿”爱好者易兆林说，他经常转发马永虎等“花儿”歌手的作品，希望更多人和他一样喜欢。

今年36岁的马永虎自小学习“花儿”演唱技艺，曾获各类“花儿”大赛荣誉，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推广“花儿”，让“花儿”焕发新生机是他的心愿。

“太子山高着雪压了，灵芝草搭不上架了，杂妹妹活学人大了，阿哥啦搭不上话了，”这几句歌词和诗经中的“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脉相承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民俗博物馆馆长卜永强不仅是“花儿”迷，还是“花儿”研究者。

1981年出生的马君雯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对大山、流水、庄稼有着浓厚感情的他和“花儿”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业余时间不断地学习，他不仅成了“松鸣岩花儿会”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还成功将“河州二令”“仓啷啷令”“二梅花令”等曲令融合在一起，分声部演唱，形成“花儿”新的演唱方式。

和政县是河州“花儿”的摇篮。穿越时间的长河，600多年来悦耳的“花儿”在和政广袤的大地上缓缓流淌，一代又一代的“花儿”歌手如同浪花一样前赴后继。

作为“花儿”的发祥地和最主要的传唱地，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定西市岷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花儿之乡”称号，康乐县与和政县被命名为中国花儿保护基地和中国花儿传承基地，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永靖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民歌考察采录地。

### “花儿”搭台文旅唱戏

“四月八，赶会去！”这是“花儿”爱好者和西北群众对“松鸣岩花儿会”的共同期待。

宋芸是“松鸣岩花儿会”州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和政县“花儿”协会理事长。对她而言，传承“花儿”是她的爱好，也是为了却外婆的心愿。

“花儿”在当地被称为“漫花”，由于其发音多带“儿”音，在外人听来便是“漫花儿”。当地青年男女会在“花儿会”的这一天背起干粮，到附近山中“漫花儿”去。他们以歌会友，有的单打独唱，有的一问一答，有的相互对唱，形式多样，自由而散漫，所以称为“漫花儿”。

今年，和政县为促进文旅产业发展，在6月举办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期间举办“花儿”歌手大奖赛。“花儿”临夏·醉美和政”文旅资源推介会，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感受“花儿”的神韵。

松鸣岩脚下“花儿”歌声不断。和政只是甘肃发挥“花儿”文化魅力、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深入挖掘、科学研究、严格保护、积极培养、广泛传播、大力弘扬”是非遗项目传承保护弘扬的关键。经过10年的努力，甘肃在“花儿”的传承保护弘扬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主任

科员祁晓亮告诉记者，近年来，甘肃立足以临夏州和政县为主的“松鸣岩花儿会”、临夏州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和定西市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主的“洮岷花儿”两个支系，落实非遗保护法规，健全工作机制，通过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不断完善非遗保护基础数据，出版“花儿”专辑，加大外宣力度，通过培养“花儿”歌手，完善传承谱系，举办各类“花儿会”，拓展“花儿基地”，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等系列举措，显著提升了“花儿”的可见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推动保护传承“花儿”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想通过培养挖掘‘花儿’研究、演唱人才，推动优秀民间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充分发挥‘花儿’文化的独特作用，助推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杜芳说，2013年，协会就承办了首届中国西部“百益杯”花儿艺术节，今年6月又成功举办“花儿文化”与乡村振兴”全国学术论坛。通过举办学术论坛、艺术节等多种形式，他们不断探索“花儿”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 探路创新产业化发展

老曲老调要传承更要新唱，甘肃和政“花儿”歌手罗杰、苟喜霞因“花儿”生情牵手并成立了“花儿鸳鸯组合”，还登上了央视《黄金100秒》的舞台。

罗杰在快手平台的“花儿”直播也吸引了众多“花儿”粉丝。

“我们想通过演绎‘花儿’独特的美，让更多人了解临夏，我们不仅是‘花儿’歌手，更是‘花儿’传承人。”罗杰说，传承“花儿”是他们的义务，他想通过快手直播演唱“花儿”，让年轻人喜欢上“花儿”。

今年24岁的李莉家住松鸣岩镇，就职于和政县艺术团，自小就到“四月八”赶会，耳濡目染，后来考取到职业院校学习才艺。李莉是目前县上年龄最小的“花儿”歌手，不仅能唱白牡丹令，还能唱“花儿”美声，也是“松鸣岩花儿会”县级传承人。她也时常在抖音、快手账号发布自己演唱的“花儿”作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花儿”不仅借力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

“此次让管弦乐与‘花儿’融合，不管是艺术审美还是传承创新角度来看，都是一种提升。”甘肃省临夏州民族歌舞剧团东乡族著名“花儿”演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何清祥说，他正在制作的“花儿”专辑《上去高山望平川》还将附上英文翻译和钢琴伴奏总谱，为在音乐院校和大学校园传承打下基础。

何清祥是西北“花儿”传承保护、

创新发展的领军人物，自1999年起就录制了《河州花儿红》等9张“花儿”专辑，2006年还在新加坡举办了《爱心与花儿》个人演唱会。如今，他历时4年制作的“花儿”专辑《上去高山望平川》已进入收尾阶段。该专辑精选了15首经典“花儿”曲令，打开了“花儿”由电子琴伴奏的新形式。

2019年4月25日晚，由甘肃省临夏州民族歌舞剧团创排的“花儿”歌舞剧《布楞沟的春天》在北京民族剧院上演，为首都观众带来了一台别具浓郁民族风情和甘肃地域特色的“花儿”盛宴。

“以前以为‘花儿’只是民歌，没想到能用歌舞剧的形式表现脱贫攻坚等宏大的时代主题，希望能看到更多精彩的‘花儿’剧目！”北京市民张晖感叹地说，看到“花儿”歌舞剧的视频，她深感震撼。

“我们先后创作演出了《花海雪冤》《牡丹月里来》《雪原情》《迎春花儿开》《布楞沟的春天》《幸福像花儿一样》等10多部不同题材的大中型‘花儿’剧，还创作演出了以‘花儿’为基调的主题歌舞《山风·古韵·民族情》。”临夏州民族歌舞剧团团长朱晓花说，近年来，他们创作了大量“花儿”剧目和节目，助力打响“花儿”临夏”文化旅游品牌。

“‘花儿’《布楞沟的春天》网络直播观看量达231万余次，《幸福像花儿一样》观看量达326万余次，提升了‘花儿’的影响力。”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张林涛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政府大力支持“花儿”剧”的创排，先后选调《布楞沟的春天》和《幸福像花儿一样》参加全省“春绿陇原”文艺展演和网络直播，并组织了多台“花儿”节目和文艺晚会进行网络直播。

“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传承就是最好的保护。”兰州文理学院教授徐凤说，“花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与乡村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但要突出“花儿”流传地的地域文化特色，重视“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建设，为非遗保护、生态保护及非遗产品的网络传播与销售提供一个好的平台。同时也要以“花儿会”为契机，打造其他非遗生产性保护产业链，重视“花儿”文创产品的开发与利用。



图① 临夏州民族歌舞剧团东乡族著名“花儿”演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何清祥表演“花儿”现场。(资料图片)

图② 临夏州和政县部分“花儿”非遗传承人正在进行“花儿”演唱技艺的交流学习。卜永强摄(中经视觉)

## 观澜

前不久，两台舞剧以1元票价线上直播演出引爆“云端”：广州歌舞剧院原创舞剧《醒·狮》赴四川大剧院演出，为配合地方防疫要求，线下演出转为线上直播，引来340万人次观看；大型经典舞剧《丝路花雨》在新甘肃客户端视频号进行全球网络首播，两个小时吸引了20多万人在线观看。

受疫情影响，近两年不少演出选择线上直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相对电影、歌曲等大众化、产品化的文艺作品而言，舞剧受演出条件和观众群体等因素影响，人们对其搬上“云端”能否觅知音抱有疑虑态度。此次《醒·狮》与《丝路花雨》的成功给出了两个答案：一是高雅艺术并非曲高和寡，在广大群众中也有强大的影响力；二是被疫情困住的只是线下演出形式，而不是演出市场，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仍然旺盛。

事实上，高雅艺术走向大众市场，并不是在今天才有答案，只不过是近两年疫情影响下，演出市场面临的困局被放大了。早在2017年，《丝路花雨》就推出了旅游版，先后在敦煌、兰州进行常态化驻场演出，既丰富了当地旅游市场的业态供给，也探索出一条传统文艺院团的市场化路径。当然，并非所有文艺演出都能获得大众市场认可。

首先，演出作品要足够优秀。艺术价值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无论是大众艺术还是高雅艺术，要挣观众的钱，必须先获得观众的心。取材于敦煌壁画的《丝路花雨》，被称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历时40多年经久不衰，在国内外演出达3000多场次。近几年《丝路花雨》旅游版演出之所以能够实现常态化，与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不无关系。从市场供需关系来看，就是观众对优秀演出有消费需求，而《丝路花雨》正好具备消费价值。

其次，演出价格要足够亲民。满足大众消费的前提是物有所值，人们在剧院花几百元看演出与线上花1元钱看演出的体验感是不同的。无论是身临其境的细品，还是隔屏远眺的浅尝，不同的观看体验有不同的价格。从商品价值角度看，《醒·狮》与《丝路花雨》能够引爆“云端”，1元钱票价与演出本身的艺术价值具有同样强大的吸引力。有了此次的成功探索，相信《丝路花雨》的全球网络首播，不会只是一次尝试。

很多人关心的是，优秀如《丝路花雨》们的1元“云端”演出能否成为常态？从演出作品的观赏体验、市场化需求来看，上“云”不可能完全替代线下，但是可以作为线下演出的“引流”方式，也可以成为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体验版”。

在以前，很多观众之所以没有被《丝路花雨》们圈粉，不是演出不够精彩，也不是观众没有消费需求，而是缺少充分的获得渠道。在网络时代，不管有没有疫情影响，让优秀剧目立足舞台、走出舞台，通过线上渠道的推广营销和直播展示，都将拓展出更大的演出市场空间，赢得更广泛的观众群体。只要观众认可，不管线上线下都是文化消费。

高雅艺术走进寻常百姓家，于文艺院团、文化企业而言，创作好作品，活于识货人，可以带来更多经济效益；于普通观众和社会而言，通过普及优秀文艺作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将产生更大社会效益。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本版编辑 李静美 编 倪梦婷

赵梅

②

# 乡村旅游展新貌

本报记者 苏大鹏

田间地头摘果子，农家小院里尝尝当地风味……如今，乡村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在大连旅顺口区小南村，当地的乡村旅游正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盛夏时节，在大连旅顺口区小南村村史馆展示的老式秤砣和机械时钟等老物件吸引了孩子们的关注。“咱们一起来称称背包的重量。”随着讲解员郭灿灿的指导，孩子们纷纷行动起来。

一只只蝴蝶舞动着翅膀，在阳光下呈现出一幅美丽的景象。“小朋友们，蝴蝶要历经20天到30天才能羽化成蝴蝶”，在小南村七彩南山景区蝴蝶园内，大连钻石幼儿园的小朋友正认真地听着讲解员的介绍。

记者注意到，蝴蝶园内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排队领养蝴蝶。“游客带回家以后继续研究和观察，更会对咱们小南村念念不忘。”大连旅顺口区小南村党委书记解麟海说。

据了解，小南村近年来大力发展农事采摘和生态体验旅游产品，结合乡村旅游项目推出丰富的旅游体验产品。“现在建起了大棚采摘，一个大棚每年能比原来多挣5万块钱。”小南村村民王蓬林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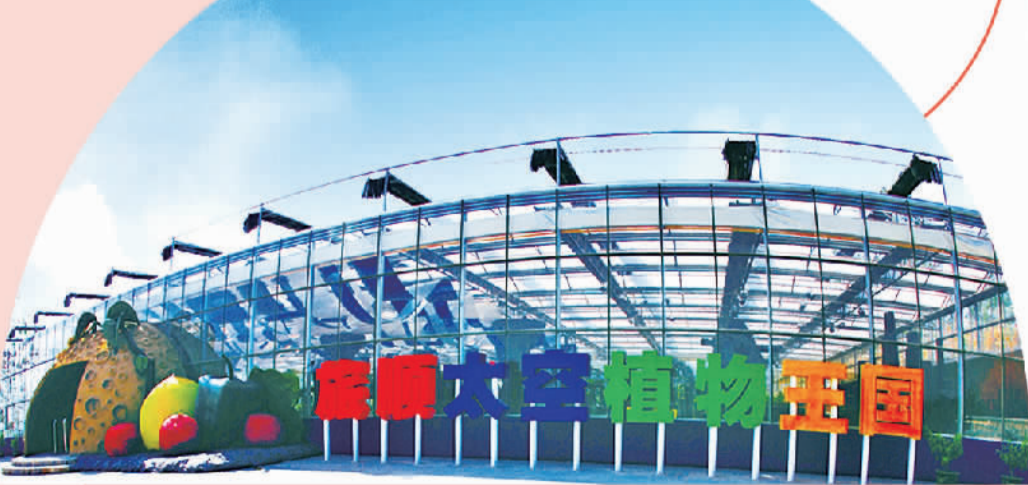
从采摘游、农家乐起步到建设七彩南山景区，兴建全国首家“太空植物博览园”，东北

首个“蝴蝶文化产业园”、深度开发松树山堡垒等红色历史资源……近年来，小南村构建起“红色历史文化、高科技农业科普、青少年研学、闯关东影视文化、最美乡情民宿”等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产业结构由传统休闲观光向休闲度假、康养养生、科普研学等乡村旅游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小南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解麟海说。

解麟海告诉记者，七彩南山景区自开业以来，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近20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550多万元。据统计，2021年小南村实现社会总收入20.5亿元，人均年收入2.6万元，村级可支配收入达到1305万元，旅游业的兴旺使小南村很多村民改善了生活。

全村新修马路、龙山采摘路2.2公里，新铺村屯道路6100平方米、旅游观光木栈道150米，新安装路灯300盏，新栽植绿化树木5万余棵……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小南村也迎来了新的变化。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小南村村委会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进行村容村貌整治，实现村庄绿化、美化、亮化。

与七彩南山景区仅一路之隔，小南村松树沟的48处老旧民宅即将开始改造。记者了解到，小南村成立了宅改专班和村民议事理事会，制定了7项宅基地改革制度。目前，小



在小南村太空植物王国特色旅游项目内参观的小朋友。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大连旅顺口区小南村推出的太空植物王国特色旅游项目。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南村已经完成村级资产评估工作，与村民多次商讨后形成了“以宅换房”“以宅换钱”两种有偿退出安置方案。依托龙引泉公园、4A级景区七彩南山等优势文旅资源，松树沟退出后的宅基地将根据需要进行整体设计开发，

在保留历史文化元素、特色韵味的基础上建设特色民宿群，再辅以道路硬化亮化、村庄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一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图景正徐徐展现。